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32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冬日小鲜

□高邮 姚正安

一到深冬,村庄是枯黄的,暗黑的。田野里,除了路边镶着黑边的绿色蚕豆叶和稀疏的绿色麦苗,也是深黑的。

北风常常一刮就是几天,风在树梢上吹着口哨,呜呜地不停,让人愈加感到寒冷。

农人们无事可干。太阳出山了,闪着冷冷的光。男人们双手抄在棉袄袖里满地寻找避风朝阳的地方,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嚼白舌头。女人们则纳鞋底,补衣服,偶尔也插上几句。最苦的还是一张嘴。天寒地冰,长不出绿色植物。兴化城里的菜贩子,也因为太冷,或者因为河水结冰,不下乡了。

吃什么菜呢?女人们犯愁了,但也没有办法。一日三餐,咸菜打滚。

咸菜是早已腌好了的,每户人家总要腌上一二百斤或者更多。

早餐是粥,菜就是大咸菜切成半寸左右的段儿,拌上家制的辣椒糊。大咸菜嫩而脆,咀嚼起来嘎嘣嘎嘣地响,挺有趣味。

午餐还是咸菜,只不过是咸菜烧汤。乡贤汪曾祺在文中说:“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不知是什么道理。是因为雪天买不到青菜?那也不见得。除非大雪三日,卖菜的出不了门,否则他们总还会上市卖菜的。这大概只是一种习惯。”汪曾祺先生住在城里,他以为吃咸菜汤是一种习惯,而我的老家人在冬日里吃咸菜汤,则是无奈的选择。咸菜茨菰汤也是常见的。将咸菜切碎,茨菰切成片儿,在油锅里炒几下,加水,烧开就好了。咸菜茨菰汤味微苦而鲜,也很下饭。汪曾祺先生幼年似乎不喜欢咸菜茨菰汤,他说“我小时候对茨菰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但于农人们来说,也许是一顿美餐了。其实,去掉茨菰的苦味很容易,用开水焯一焯就可以了,但那时,农人们哪有那么讲究。

条件稍好的人家,还是以咸菜打底,会佐之以豆腐、小干虾(虾米),烧成咸菜豆腐汤、

咸菜虾米汤。

至于晚餐,更加简单,或煮粥,或用中午的剩饭烧汤饭,几筷子咸菜就打发了。

农人们也想着法子调剂自己的生活。

无雪无风且河水不结冰的日子,他们会到河里拉扒网捕鱼,或者用渣筛子取鱼。扒网是一种在一根竹竿上织成有若干个口袋的网,还缀有若干个铁锭,便于网袋口贴近河底。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用竹篙抵紧网口。冬天的鱼蛰伏了,沉在河底,有了动静,往往慌里慌张地钻入网中。渣筛子是一种漏泥的工具,专筛河边长着河草的泥,泥与草混合而成叫渣,因此叫渣筛子。冬天的鱼往往也钻在河边的枯水草里,用渣筛子夹鱼,也是不错的办法。也是两人操作,一人在船前撑船,一人在船头夹。

不论是用扒网还是用渣筛子,半天下来,总有或多或少的收获。取到的鱼不大,一般是鳊鱼、罗汉狗子、虎头鲨、鲫鱼头儿(很小的鲫鱼)、黑鱼杆子(很小的黑鱼),小河虾也是有的。

这些鱼收拾起来很便当,不用刀,用手即可。大拇指褪鱼鳞,拇指与无名指在鱼的下巴处撕一道口子,挤出肚肠,用竹篮子反复地颠搓,小鱼鳞也洗净了。

大多数人家还是用大咸菜烧小鱼。小鱼在油锅里焯过,和上大咸菜,以酱油生姜葱为作料,一锅红煮,待得小鱼的白眼珠凸出来,就熟了。盛在几个粗瓷碗里,中午或晚上吃一碗,余下的冰成鱼冰子,吃上几顿也不厌烦。

小鱼小虾虽是小鲜,但比较起大鱼大肉,一点也不逊色。

我的祖母还自创了三鲜汤。那是用芋头丁、山芋丁和肉丁烧成了,糯、甜、香,喝几碗也不嫌多。

这是五六十年前,农村冬日的滋味,总也忘不掉。时至今日,想起来,还下意识地舔舔嘴唇。

对现实景,顿起忧国心,苏轼“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表现出特殊的情感。站在最前哨,触景伤情怀,誓言去抗金,杨万里“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表达对造成山河破碎的南宋朝廷的谴责。北望中原地,无心赏风景,辛酸多悲伤,崔敦礼“病眼不堪重北望,西风挥泪下扁舟”则发出对南宋王朝无法收复失地的哀叹。

龟山在宋代为担负朝廷漕运重任的四段运河交汇地,舟楫蚁聚,最为繁华。风高浪急过运河,徐积“才经浊汴无澄浪,且趁清淮洗醉颜”看出白天过运河有惊无险,而蔡襄“假崖少休息,击缆犹欲贴”则体验夜晚过运河又惊又险。一年四季享休闲,贺铸初春“春候半寒温,维舟淮上村”,吴则礼初夏“久著南冠殊未痴,长淮水暖鲚鱼肥”,虞俦初秋“长淮东下月西流,起视龟山势若浮”,季履道初冬“新霜何处雁,片影落平沙”。

龟山寺香火缭绕,米芾“龟峰高耸接云楼,撞月钟声吼铁牛”给人们带来超脱尘世的境界。禅修之地,开闢心境,张舜民“白塔摇摇波浪间,几多舟楫望禅关”表达了对修行境界的追求。智慧之地,安静心情,释正觉“禅家况是不羸友,问讯勤来想未嫌”透露出一种寻求心灵指导的愿望。

拿到课题,我便开始一个人独立备课。教学方案设计好,自己一个人试教,不找人听课评课磨课。我连续在5个班进行试教,都是一个人边试教边观察学生的反应。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方案、自己的方法,我被狠狠满足了。

每次试上结束,一个人静下来慢慢想,细思量,真正想清楚弄明白。置身于由宁静组成的世界,听见思维汨汨地流淌,如同火花般朦胧却有热烈的意识电流。连续试教,连续推翻。自己不满意有挫败感。又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现在的小学生思维活,起点高,知识来源渠道丰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按部就班上课,要结合实际学情展开教学。以前的展示堪称完美,但那是众人的智慧结晶,里面没有“我”。本次赛课,一个人的思考与探索难免会有疏漏和不到之处。但遗憾也是一门艺术!

真实的力量无法阻挡。我享受的是过程,结果已经不重要。

老蔡,我心里一直有你

□南京 王理行

12月14日,惊闻南京文化界名人蔡玉洗先生离开,我感到十分震惊与悲痛。

我知道蔡玉洗,是在1985年我到《译林》编辑部工作后不久。他当时已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听闻他是个有个性、有干劲、能成事还爱读书的人。当年我们也就是点头之交。1990年代中期,他出任译林出版社社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当年大家相互之间的称呼还是比较传统和朴素的,我称他老蔡,而且这种称呼自始至终一直没变过。

从老蔡上任后的一系列表现看,他显然事先做过很多功课。比如,他很快就在原来的基础上确定了译林出版新的三大块,其一,“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和原有的“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一起,把世界文学名著从古到今打通,便于中国文学创作界、研究界和广大读者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学杰作。进入21世纪后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在他们获奖前都已被收入这个系列,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这个系列的前瞻性。其二,“人文与社会译丛”,该译丛一直秉持传承学术、激活思想、改变认知的理念,如今品种已达200多种,成为国内体量庞大、内容过硬、口碑良好的当代人文学术套系,成为了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其三,《译林》杂志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老蔡说,以此希望能更充分地发挥这份1979年创刊的老牌外国文学杂志的影响力。

在这新的三大块中,与我个人关系最大的是《译林》杂志。面对改为双月刊的要求,当时实际操作《译林》杂志的副主编赵燮生提出让我去协助他办刊。在老蔡的努力下,我当上了《译林》编辑部副主任。老赵在工作上对我非常信任,让我放开手脚去干。我第一次找老蔡,是就办刊中的一些问题和我的想法向他汇报。他听完我的汇报后,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后说:你连这些事情都要来问我,那我还要你干什么呢?我干脆自己去干了。被他这么一批评,我心里反而挺高兴的。我知道,以后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我自己办刊的想法落实下去了。经过与编辑部同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译林》的发行量由近7万册上升到了近9万册。

其实,老蔡真正在译林出版社工作也就一年时间。当时,凤凰台饭店即将建成并开始运营,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带头人,最后,领导决定让比较善于搞经营的老蔡去当总经理。老蔡服从上级的安排,以文化凤凰台之名,建出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极具特色的酒店。

其实,我跟老蔡工作上有交集,也就那么一年。后来,我们偶尔见面,也就是简单地问候聊几句。可以说,我和老蔡从来就没有过深入的交流或交往。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有他。

江南的雪是温润的,顺手园中折一枝腊梅,选一宋瓷梅瓶,装一室馨香。

记忆深处,儿时的雪大得像童话世界。一觉醒来,盐城全城都白了,家门向外推不开,院墙上攀援的藤萝不见了踪影,眼前的世界只有雪,迷幻而惊艳。竹子枝头一簇一簇的雪朵儿,风徐徐掠过,枝桠颤动一两下,雪也会纷纷洒落。几只家鹅摇着身子,“呱呱呱”叫着满园子溜达。白毛衬托白雪,枯淡浓湿,别有一番韵味。这雪下得像一阙宋词。

扫雪开路,是父亲和我的任务。脱了棉袄,干活头上直冒热气。雪天清晨,开始家家自扫门前雪,到了巷子主路,大家一起出力,不一会儿,一条可骑车的路便出现了。剩下的热闹就是孩子们的世界,堆雪人,打雪仗,雪球在天空飞来飞去,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不到大人喊“上学了”,戏是收不了场的。

后来走南闯北,听雪落之声,感觉北方的雪与江南迥异。有年在京城过了整个冬季,一日大雪,吾雀跃而出,独访地坛。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早已留在心里,泛着灵性光辉的文字忘不掉。双腿瘫痪后,史铁生苦闷,只能摇了轮椅到地坛来,这里的蜂、蚁、虫、草都成他的伙伴,这里的雨燕在为他吟唱,他坐或躺,读书或思考,地坛的每一棵树都认识他,每一寸土地都温暖他。他在这里思考着生与死,也思考着怎样活着。地坛成就了一位瘫痪的青年,让他赢得了精神的自由和生命的尊严。

西游敦煌,巧遇迎春飞雪,“千树万树梨花开”。夜梦诗人岑参,携手同行,相言甚欢。岑参,两次从军边塞,写下70首边塞诗,冠列盛唐,成就抢眼。年年见雪飞,军鼓断人行。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军政机构,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到此。在边塞风雪大漠中,岑参意气风发、胸怀壮志,征战驰骋天山、轮台、雪海、交河等地。在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753-755年),西州等驿站的马料出入账上有一笔账,清楚地记载着:岑判官马柴匹共食青麦三豆(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就是这账页,不知被何人糊在一个纸帽上,在1200多年后,奇迹地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这是诗人无意间留下的珍贵文物。

遥想当年,马嘶风吼,雪海孤城,边塞的瑰丽壮阔和英雄豪情,在来自长江之畔的诗人岑参心中,奔涌出何等风云漫卷的慷慨悲歌。

有雪如诗,人心如雪,干脆给自己的书房起名“听雪堂”。人这一生,难免受各种环境影响,有的人性格变了,有的人品格变了,也有的经历风雪,尝尽冷暖,纵然岁月凋零,依旧心有花开。

念一场雪,纯洁晶莹,荡涤尘埃。

岁月弦歌

听雪开花

□上海 管苏清

诗意龟山

□淮安 孙玉清

龟山,形似伏在淮河中的一只巨龟,孤峰耸峙。古代,淮河到这里入海;今天,淮河由此入洪泽湖。龟山历史上为风景观赏佳地,自然而然地成为宋代诗人网红打卡点。

陈龟年“山是东南第一峰,长淮古汴渺连空”点明了龟山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位置,杨万里“龟山独出压淮流,宝塔仍居最上头”指出了龟山在淮河中的特殊地位,周知微“遥望四山云接水,碧峰千点数帆轻”绘出了一幅龟山工笔画,张耒从舟船上看龟山“云里人家自来往,天边楼阁远分明”、从龟山上看水“轻舟渔子犯烟去,照水白鸥窥影飞”,而高丽使者朴寅亮“一奉胜游堪惜景,故留诗句约重还”将龟山景色推向海外。

相传大禹将其治理淮水指挥部就设在龟山,龟山下的支祁井传说是大禹锁淮水神巫支祁所在地,鲁迅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原型就是巫支祁。诗人们在过龟山时就想到了这则奇异的神话,敬咏其中的抗争精神,苏辙“渊中械神物,自昔尧禹传”表示虽被贬但仍不屈服,杨万里“老夫摇手且低声,惊心犹恐淮神听”认为就是再有困难也要前往,张耒“千年无支祈,闭穴守禹誓”表明对于誓言的守护和信仰。

历史上,诸多王国以淮河划分疆域,龟山乃边塞屯兵用兵的要地。看到古战场,面

烟火人间

运河漫记

赛课

□南京 刘桂芹

上个月底,我报名参加了鼓楼区“奋进杯”数学赛课。

很多人对我报名参加本次比赛既佩服又不解。我在2008年就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了,功成名就的老特级为什么还折磨自己自讨苦吃?53位参赛选手中,其他都是清一色的“中年”教师,我是唯一一位年过五十的老教师。

我是毕业班资深老师,但我不想在自己的舒适区洋洋得意、沾沾自喜,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报名低段赛课。因为工作三十多年来没教过低年级,涉足陌生未知的领域也是一种勇敢尝试。

报名参加本次赛课,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我在年轻时代表学校参加赛课,功成名就后开示范课,身边都有一群“智囊团”陪伴打磨。有的负责设计教案,有的帮忙做课件,有的协助制教具……每次上台亮相,展示的都是众人智慧的结晶,唯独没有我自己。这一次,我想上一节“自己”的课。

微情一刻

四时有景